

樗下隨筆



者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古，「黃連樹下彈琴」，如今我在臭椿樹下作文，其意庶几近之。

○我家房后有一株樗树，即俗称臭椿者。古人有言，「黃連樹下彈琴」，如今我在臭椿樹下作文，其意庶几近之。

○我家房后有一株樗树，即俗称臭椿者。古人有言，「黃連樹下彈琴」，如今我在臭椿樹下作文，其意庶几近之。

○我家房后有一株樗树，即俗称臭椿者。古人有言，「黃連樹下彈琴」，如今我在臭椿樹下作文，其意庶几近之。

○我家房后有一株樗树，即俗称臭椿者。古人有言，「黃連樹下彈琴」，如今我在臭椿樹下作文，其意庶几近之。

○我家房后有一株樗树，即俗称臭椿者。古人有言，「黃連樹下彈琴」，如今我在臭椿樹下作文，其意庶几近之。

○我家房后有一株樗树，即俗称臭椿者。古人有言，「黃連樹下彈琴」，如今我在臭椿樹下作文，其意庶几近之。

○我家房后有一株樗树，即俗称臭椿者。古人有言，「黃連樹下彈琴」，如今我在臭椿樹下作文，其意庶几近之。

○我家房后有一株樗树，即俗称臭椿者。古人有言，「黃連樹下彈琴」，如今我在臭椿樹下作文，其意庶几近之。



游心者笔丛
楼肇明主编

樗下隨筆

庶几近之。

庵

著

我家房后有一株樗树。樗树
称臭椿者。昔人有言，有言，
「树下弹琴」，如今我在臭椿树
下作。家房后有一株樗树。即俗称
臭椿者。昔人有言，「黄连树
下弹琴」，如今我在臭椿树下
作文，其意庶几近之。○我家

[京]新登字 02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樗下随笔/止庵著.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5
(游心者笔丛)

ISBN 7-5001-0334-4

I. 樗… II. 止…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N.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2246 号

责任编辑: 贾辉丰

樗下随笔

止庵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4号 邮编: 1008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175 (千)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发行处 电话: 6022124

ISBN 7-5001-0334-4/I·28 定价: 8.90 元

《游心者笔丛》

总序

楼肇明

“乘美以游心”，语出庄子，意谓美者心之舟楫也，心者美之海也，乘美游心，扶摇搏击，骋目舒怀，海阔天高一帆悬；反之，以心为舟楫，以美为海洋，在这位伟大的相对主义者看来，也同样可以成立。因为宇宙之大没有人的心灵空间巨大。“美”和“心”这两大板块或畴区，可以互换，彼此依存。联结它们的系词是一个“游”字，此乃“游戏”之“游”，即苏轼所云：“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台记》）。因而，此一“游”字，无妨同时作“游历”之“游”讲，及“游动”之“游”讲。如此，“游心”一辞的意义，就包括玩耍、娱乐、休憩、惬意、旅行、观察、思考、鉴赏、品味、享受等等内容了，而且，这些活动又是须整个儿投入，浸没其中的。“乘美以游心”，是一个经典的审美本质的揭示，它尤其适用于散文随笔的创作和鉴赏。文体的目的、意义、疆域、文体对创作主体性的要求、创作心

态等等，均可由此派生而来。美即至善。

不可小瞧了游戏、闲适、馀裕心在散文随笔写作中的支配性意义。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鲁迅译鹤见佑辅《思想·山水·人物》一书有云：“没有闲谈的世间，是难住的世间；不知闲谈之可贵的社会，是局促的社会。而不知道尊重闲谈妙手的国民，是不在文化发达的路上的国民。”而鲁迅自己则说：“人们到了失去馀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馀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论语一年》）由此可见，游戏、闲适、馀裕心是与人之所以是人的尊严、社会的文化品位和民族创造精神的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游心既是审美活动，就不是游手好闲，油嘴滑舌；闲适，也不是闲得发慌，奢侈淫逸，颓废无聊；随笔之随，不是随遇而安之随，随波逐流之随，随随便便之随。游心，不是放纵，不是逃避，不是苟安。《易经》云：“随之时义大矣哉”；《新唐书》云：“夫美刺谓之讽喻，咏性情谓之闲适”；周作人则说：“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即大幽默也”。这就将用文字来表现“游心”的散文随笔，放在了一个坚实而广阔的艺术认识论基石之上了。“吟咏性情谓之闲适”，比较地不难理解，而“闲适即大幽默也”，包含着一个情感和认识悖论的发现。身处世界棋局之中，惟离心力将其送出棋局，跳将在半空中作壁上观，才能看透自己和世界，却又终究未能忘情肌肤相联的世界，又终究无奈于无补世事棋局，仅止于大悲大喜的游戏而已。这里的闲适，显而易见是指它的非功利性和无实用性，这是审美活动、心理距离感的另一说法。吟咏性情，需要放松，观

照认识，需要心理距离，而审美心理距离（即“大幽默”）的确立，不仅是针对社会时代和认识客体而言的，当主体同时作为认识客体出现时，反求诸己，也正是“游心”的题中之义。心理距离是审美观照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避免因“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促、短视从而造成认识被遮蔽的有效途径。康德说：“我一生的主要事件在我的大脑之中展开。”列维·斯特劳斯说：“人是把家园带在自己身边流浪的。”（《忧郁的热带》）这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可以看作是对灵魂居无定所的“游心”的描述。“游心”既是精神漫游，在其姿态上就有别于登高一呼，呼天呛地，有别于横刀立马，阵前叫骂；“游心”还有别于宣教和训诫，既是滋养，就非救急；吟咏性情，并不一概地排斥咏叹调、宣叙调、自说自话的絮语、呓语。豆棚瓜架下望星空，酒后灯前摆龙门阵，虽是当行本色，但九九归一，“随时义大矣哉”，絮语闲话就不是言不及义的“话语膨胀”，不是兜售社会道德思想的平均值，记录躯壳物化以后的一堆流水帐，当然更不是贩卖丑恶和污秽以广招徕。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毕竟是文化良知和文化智慧的表现。对人类历史、社会文化的幽默闲适态度，并非意味着在消极累积上止步，“游心”不是坐享其成地耗损、倒退、复旧，而是对进取、提升、创新的响应。闲适有大小之分，安乐闲适为小闲适，忧患闲适为大闲适；游戏规则有大小不同层面之别，属策略操作程序的是小规则，而有关厘定游戏参加者的身分角色，则是大规则。

综观古今中外的散文随笔大家，尽管不同时代、地域、民族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思想印记和艺术印记，但极

为相似的是，他们都是最广义上的思想者、学者、和诗人集于一身的人物，他们是自己时代的“游心”高手，也是使往后代的人们感到亲切的同时代人。古希腊罗马的哲人有言：“人本是为了思考世界的目的而存在”（西赛罗），“上帝创造了人，目的是使人成为上帝及上帝杰作的旁观者，不仅是旁观者，而且是阐释者”（爱比克泰德）。把散文随笔作家看成是“游心者”，就是说，他们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员，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是存在的诠释者和质询者。人类精神财富的最大特征，在其本质上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是为人类所共同享有的，它的获得或丧失，是离不开选择的；一个人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品格意志，具有不可剥夺性。除非本人愿意，崇高不能变成卑鄙，勇敢不会变成软弱，诚实不会变成虚伪。游心者通过艺术观照，将知识化为智慧，视通万里，虑及千载，将思、史、诗纳入襟怀，以品格意志，毕其一生追求真、善、美。正是在这一个意义上讲，散文随笔是作家人格智慧的艺术体现；散文随笔被称为“最个性化的文体”，“文学艺术发达之极致”，无非是指属宏观时空的思、史、诗，在微观的自我终端上契合或遇合。从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散文史，事实上就是一部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的结晶史。

“游心者”概念的提出，源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在民族深层心理结构上的积淀，它一方面相对地比较符合散文随笔艺术规律的诸多要求，提示散文随笔作家明确自己作为存在诠释者和质询者的角色分工，这对于提升文体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品位，实在是很有必要的。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儒道互补的文化人格结构，和中国古典散文中表现出来

的“谏臣”和“逐臣”心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中的“叛徒”和“隐士”，“过客”和“看客”各有所侧重的种种艺术人格的滥觞，“游心者”既不是反传统的，也不是固守传统的，而是以传统为立足点，以世界文化和文学为参照背景，试图在承续、调整、接轨方面吐故纳新。无论从生生不息的意义上讲，还是从达成中西审美视界融合的意义上讲，“游心者”必然会是一个未完成的概念；对世界和人的意义的质询和诠释，连同对质询者的质询，对诠释者的诠释，层层相续，未有穷时。

“游心者”虽有高远的文化目标，《游心者笔丛》却无雄大的文学图谋。在散文随笔日趋繁荣或闹忙的当代中国文坛，《游心者笔丛》的编选目的仅止于：一是尽可能地避免或近或远、食而不化、老调再续的后滞效应；二是警惕散文随笔与“一次性消费”、“休克型消费”的“视听文化”等量齐观；三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其可能推出年轻一代的散文随笔作家，在浮躁和忙迫的生存中，多一点刚劲、质朴和沉静。而同时，为了避免文化价值向度上的零乱不一，丛书所辑作家作品，兼容秉赋、肥瘦修短本天成，但求其文学志趣上的接近和相似。以流派风格编选丛书，须在流派形成之后，此时此刻，还只是一个不曾企及的奢侈的梦。我们期待后续队伍的络绎不绝。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目 录

自序 5

卷 一

子在川上	11
戏剧人生	14
假如	19
来世与现世	22
熊掌与菜根	25
人类的群星□□时	28
七步诗	31
悲剧谈片	34
好事多磨	37
精卫填海	40
关于孔子	43
谈癖好	52
谈心境	55
关于写信	58

记旅愁	62
三思而后	65
幽默感	68
我与自然	71
故乡的话题	76
重读《变形记》	80

卷 二

窗子里的文学史	93
谈才学	96
“好话好说”	99
春秋绝笔	103
谈真率	107
俞平伯的散文	110
关于废名	113
《顾随文集》	116
看张	119
说钱	122
杨绛的散文	125
《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	129
姑妄言之	133
上田秋成的话	136
关于书名	139
格朗的故事	143
读《燕丹子》	147

关于卧轨	150
不求甚解	154
老年之作	157
两首唐诗	160
《失恋者》序	163
《寻人记》序	166
读诗札记	169
野谷的诗	178

卷 三

西施东施	185
阳子之宋	188
臆想天籁	191
不可言说	194
谈日记	197
关于应试诗	201
也谈竹枝词	204
北京话	109
原壤孺悲	213
迂阔之论	217
女子故事	220
关于诗人	225
我的父亲	229
关于沙蕾	233
买书的瓜蔓	238

挑书	242
旅途读书	245
弃文从商	248
止庵说	252
后记	253

自序

前些时读《骆驼草》杂志影印合订本，有一篇署名惠敏的《闲话》，说：

“一个人到了‘遗嘱’的资格，我们真可以恭敬的一领教了。我且把这个遗嘱钞在下面：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参是《论语》里活得最谨慎的人，“吾日三省吾身”是他，“慎终追远”亦是他，难怪大限将近时有松了一口气之感。但即使不像他这般有意跟自己过意不去，又将如何呢。有时候我读到孔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些话，不知怎么总有些怀疑这也只是一种理想而已；以我自己涉世的体会，好像事实恰恰是相反似的。不管怎么说，想好好活过一辈子是真够沉重，真够不容易，所以曾点言志道出：“莫春时，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

咏而归。”孔子遂说：“吾与点也。”这实在是对艰难人生的一种调剂，朱光潜所谓“人生的艺术化”也就是这个意思罢。

周作人《夜读抄·小引》云：

“先父在日，住故乡老屋中，隔窗望邻家竹园，常为言其志愿，欲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但先父侘傺不得意，如卜者所云，‘性高于天命薄如纸’，才过本寿，遽以痼疾卒，病室乃更湫隘，窗外天井才及三尺，所云理想的书室仅留其影象于我的胸中而已。”

我读了此段文字颇有感触，伯宜公的一点梦想有如烛火之于长夜，弥足珍贵。当然可以由此进到旷远澹泊一路，但那也还是一种“艺术化”。如周氏为《古槐梦遇》作序所记：

“平伯在郊外寓居清华园，有一间秋荔亭，在此刻去看必甚佳也，详见其所撰记中。前日见平伯则云将移居，只在此园中而房屋则当换一所也。我时坐车上，回头问平伯曰，有亭乎？答曰，不。曰，荔如何？曰，将来可以有。

“昔者玄同请太炎先生书‘急就庼’额，太炎先生跋语有云，至其庼则尚未有也。大抵亭轩斋庵之名皆一意境也，有急就而无庼可也，有秋荔有亭而今无亭亦可也，……”

我家房后有一株樗树，即俗称臭椿者。昔人有言，“黄连树下弹琴”，如今我在臭椿树下作文，其意庶几近之。在这树下住了多少年了，也别无感想。后来读《庄子·逍遥游》，有一段话谈及此树：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

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我们寻常人大约也只及得惠子的境界，若夫庄子则真正了得，一棵人人讨厌的臭椿也能说得那么美，以致于不材如我平庸的起居也与“彷徨”“逍遙”联系在了一起，我在櫺下所写的平庸的小文章竟也显得(至少是自以为是)有点意思了。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卷

一